

漫畫天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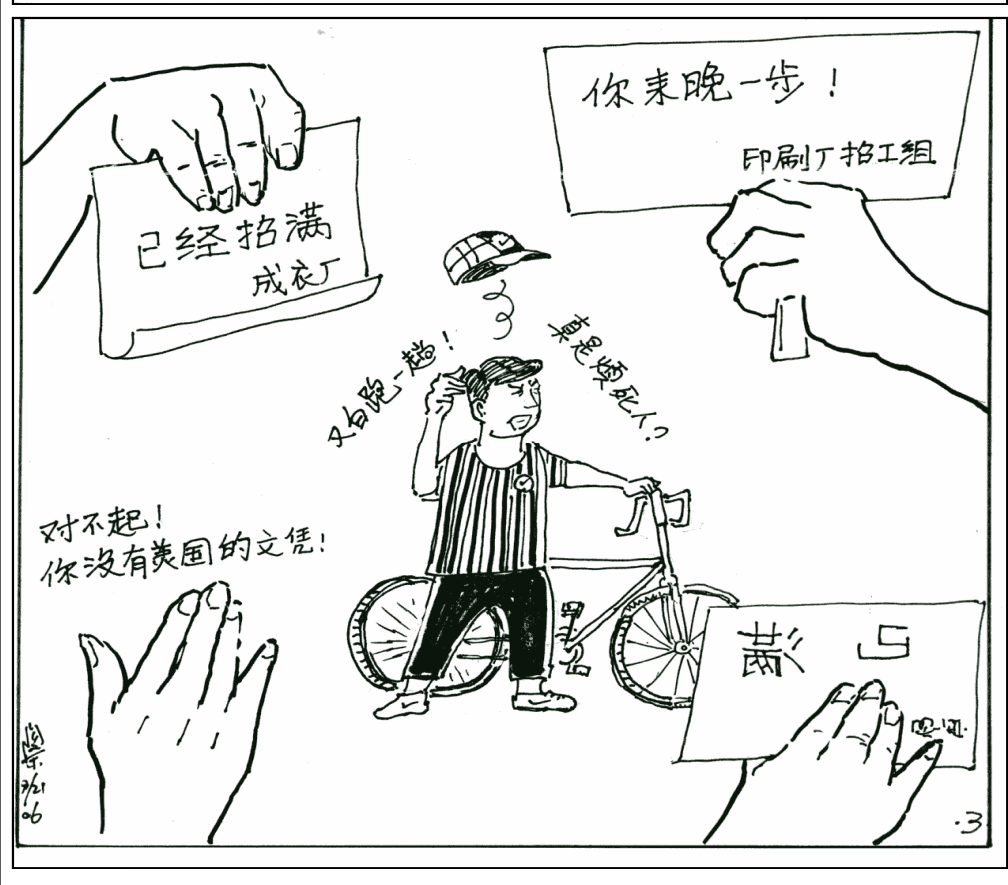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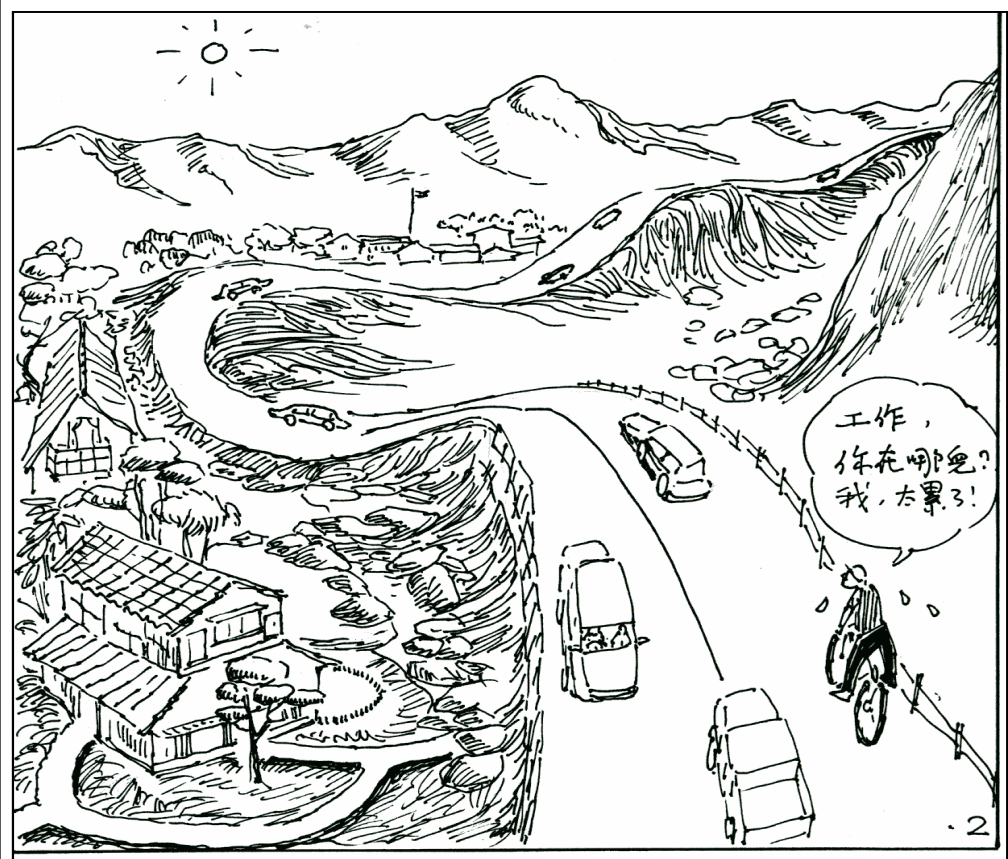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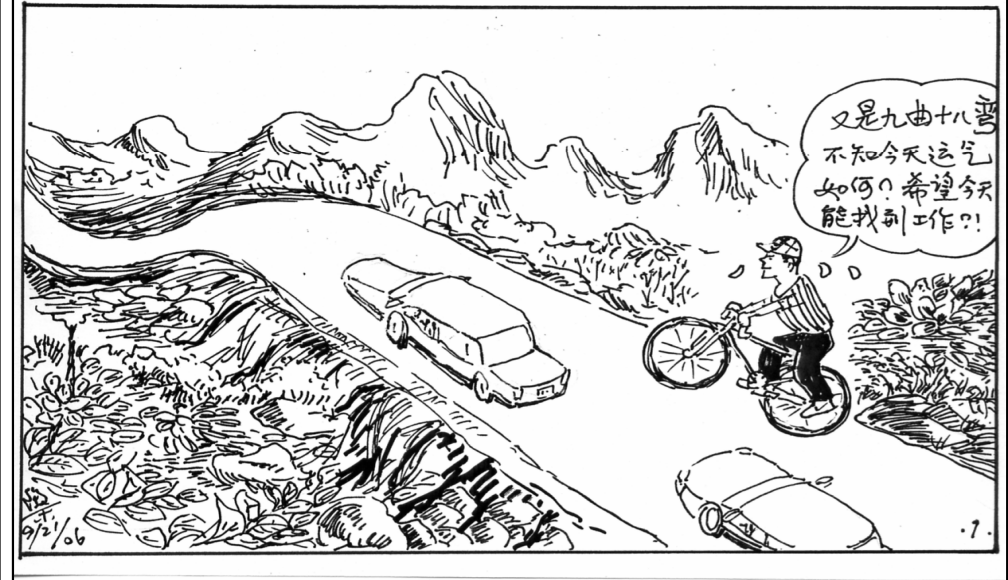
圖：仇錫榮、游建國



恭喜主席，賀喜主席！
喜從何來？
台灣扁雙SOGO案因不具公務員身分，收賄無罪。
若照此標準，中國一瞬之間貪官全部都消失了，
能不恭賀主席肅貪成功？台灣經驗還是挺好用的。

“流美”生涯

美国梦 (十六) 仇錫榮 画



■ 夏茗

濱海的斜坡上颯風，黃昏從園子外遠遠悠悠地飄來了千里香白花的清香。那一廳子綠舒舒的感覺，藏藍色落地窗簾在夕照裡無端撩起的寂寞，甚至只是一闌輕朗的布郎姆斯的圓舞曲，常有使我們想躺在那鋼琴教師高雅、寬敞的屋子裡的魅力。

芒果熟黃時，我們坐在樹下啜著甜甜的果汁，傾聽濱海郊外最悅耳的天籟。那一波波湧來的潮聲捲著滾滾的葉濤退去，來了，又退遠了。然後，冰涼的月光緩緩移來，自葉間默默的灑下，澆了我們一身。淹沒我們，我便想起「靜寂原是一個無邊無際的銅鑼」。

總有這麼一段日子，我們彷彿無牽無掛的快樂著。從她後園裡跨出步來，一種被遺棄的落寞總會尾隨我們。那天黃昏。

那天黃昏，我們卻坐在那棵金急雨樹下，高爾夫球場的一片綠使我有餓的感覺。啃甜甜的餅，啃無緣由的愉悅；風颯起時，金急雨樹的黃花就如一顆顆小銀鈴，叮叮咚咚墜落在我們周圍。有一顆墜落在我髮上。

把最後一塊餅乾吃了，我告訴我的友伴：「今晚我不去聽唱片了，明晚也不會到大會堂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就這樣坐著嗎？」

就這樣坐著。坐在金急雨樹下的那個黃昏，當柔嫩的黃花紛紛揚揚飛落，總覺有一串叮鈴掠過。這悅耳的寧和，不再是踏破芒鞋無覓處，今夜，我就不逐流浪的雲了。

教堂尖屋頂上的十字架罩在夕陽裡，有一片淡紫的霧自那青灰的樹叢間瀰漫，一種恆定、莊嚴是我們唯一的安慰。無法恆定的是我們，在雨濕的黃昏故意墊高了腳尖立在樓欄邊，看撲撲的歸鳥，週六和週日逐流浪的雲，總要把芒鞋踩破。

而今晚，我不去那鋼琴教師家聽唱片了，明天也不會獨自赴五月的最後一場音樂會。

做了這樣的決定，我感到高興。事實上我們不會在乎，聽音樂只是一個說得出口的放逐。正當的放逐。假日總是太長，除了看書塗寫，你總還有時間須要放逐，我不過是選擇了對我的友伴有好處的方式。曾經有一整個雨季那麼長，每天，我陪伴她讓音符鏗鏘淙淙抖滿一室，那些美麗繽紛的曲名曳曳長長的琴音，蠱惑我，彷彿欲陷我於不可知的最終。而最終，我知道，我將被遺落於那一整套音符體系的計謀裡；當一切豁然終止，我將被遺落於無邊無涯無底的虛空。那年的末尾她回不了家，我們從一處溜躑到另一處，買唱片書本，看電影，吃飯……，就是立在某個山頂上伸長了脖子也望不見遙遠島上的棉蘭，望不斷那一片陰惘鄉思。雨濕的十二月總像天哭得無限淒涼，每天，我聽她抖落一室的寂寞。

假日裡總是那樣虛空得慌，那樣的存著幾分畏懼。我坐在琴的後面聽，聽一首首曲子延伸地敘述著輪旋，如驟雨打落似的強音，冗長慢板的調子，鏗鏘淙淙的，像整個假期都會被鏽掉。張愛玲說一切的音樂都是悲哀的，鋼琴給我的感覺總是寂寞、寥落；就這樣的我不必逃避，至少今夜，且害怕蟄伏——在那永遠綠陰陰，永遠如蓋棺似的沉寂的家。

小說是怎樣寫成的(上)

■ 山風

“我不想念書了”範文把書包往牆角一扔，望著父親說。這年範文才十七歲，正是準備考大學的年齡。

一會兒，父親才從書稿堆中抬了起來，平靜地望著範文，問：“為什麼？”父親好象並不吃驚。

範文見父親如此平靜，準備爭辯的詞反而用不上了，一時間竟結結巴巴說不上話來。“我…我想…”過了一小會兒，範文說，“我想做文學家。”

父親臉上的笑容反而收了回去，斷然說，“不行，你得上大學。”

範文臉脹得通紅，爭辯道：“上大學既浪費時間，又會磨滅我的創作熱情，你看我現在學習的三元一次方程，分子結構，這些與我在寫的小說毫無關係，再說，你不是也上過大學嗎？”

父親沉默了一會，顯然在思索怎樣回答兒子，前些日子，他出席了一個文學愛好者座談會，會上有人抱怨自己學歷不高，寫作有困難，他還以自己學歷不高卻寫了不少作品來鼓勵人。“我那時要是能上大學，我就上了。”父親說。

“你要上大學，就不一定做小說家了。”範文爭辯道：“就象鄭叔叔，成了行政幹部。”

父親點了點頭，似乎同意這個看法，鄭是他的好友，當年一齊上了大學，都喜愛文學，後來陰差陽錯，他最終退了學，進了工廠當學徒，但這不妨礙兩個人的文學友情，那時，鄭不斷從學校借文學名著給他看，他幾乎讀遍了圖書館所能找到的中外名著，而鄭卻要忙於應付功課，鄭常常羨慕，他可如饑似渴地讀自己想讀的書，他總這樣安慰鄭，“沒關係，等功課一忙完就和我一齊讀好了。”

當然，功課永遠忙不完，等到畢業了，又忙於工作，忙家庭，如今提了局長，文學反成了一種夢想，反而是他，勤讀勤寫，終於小說獲大獎，拍了電影，如今天下人不識，他與鄭兩人倒也常常相聚，每一次鄭無不感慨，他心中明白，論文學素質，鄭的確在他之上，成了今天這個樣子，的確是造化弄人。

“不行，你得上大學。”父親似乎已下了決心，“上大學也能作文學家。”

範文本想再爭，見父親如此堅決，心中不服，但又不好再說，眼框一紅，默默收了書包進書房去了。就這樣範文上了大學，他每週都要上圖書館，借回一大堆文學書，放在床頭，希望能把它們看完，但實際上，他每次都是原封不動地把大部分書又還回圖書館，功課實在多，他只能讀其中很小的一部分，原來寫的小說也不得不

低抑壓扁的笛鳴如吹壞了的低音喇叭，從那一灣海灣裡傳來：「嗚——」。幾艘小貨輪無聲的流來流去，水天一色的色調，灰濛濛的。我的友伴無聊的學著叫了一遍，躍起來說：「我們去看船！」

你聽過西里貝克的海霧嗎？你聽過希夢的退潮嗎？

潮落後，有一泓霧升起，那晚的月光很淡——三年前的八月，柔美莊嚴正如一支樂奏起，只為我所擁有。

永不再有這樣的夜，那麼淒麗深秘，我行於霧中，潮落後的荒涼只記得柔美莊嚴正如一支樂奏起。揮拂不開的霧，我行了三年，三年總像一個未萌的神話。

今夜，會有未圓的月升起的，而神話仍舊埋於三年前的沙堆裡未萌。即使月圓，月上那一片透亮氾濫，淹沒了地球，你又能抓住些甚麼呢？

依然只是一堆粗糙的現實，一堆現實點綴一些夢，依然須面對這令你沮喪的城市，並且認定。

高二那年，一個女孩送給我一張精緻的卡片，那上面是一枚玲瓏的海之女神的耳飾。我們於是興起了幻想，海耳乘浪而來，多年來被泡沫遺忘在沙灘上。

我們說著只有我們才感興趣的神話，我以為可以塗塗寫寫，直寫到沙堆上開出一朵花……

那年假期的一大串日子，我們都去了海灘。我依舊塗寫著一個展開不開故事情節的都市神話。假日一天天的溜走，即使把最末一個假日扔到藍藍的冷冷的月光中燃成燼，也不會有奇蹟讓我等待，讓我寫。不會有一枚海耳漂來，我知道。所以我沒再去。後來，我們都上了大學。那女孩去了美國西岸上加利福尼亞大學，寄給我一封信說那裡一年四季陽光充沛。誰也沒再提起那海耳，那埋在沙堆裡的神話。

許多日子被揮霍掉，奢侈得令人心慌。坐在金急雨樹下如坐歸舟，卻不知哪裡是歸岸，只能嚼甜甜的餅，嚼無緣由的愉悅。而哪裡都是一樣的，我們其實可以不必要破芒鞋的，有一天坐在大會堂廊外鬱黃的燈光裡嚼冰棒，清甜的味兒吸入嘴裡就產生了這樣的感覺，我們原也是那種很安於蝸居的族類。

三個月假日晃了過去。原想好好讀一本哲學書，但得知今年必修的政治學後，想到種種不能叫人愉快的問題……啊，我在大會堂的廊裡踉蹌空虛，頓時感到讀書的索然無味。那晚就碰見高中的華文老師。李斌汗奏完 G 大調奏鳴曲，人群從莫札特古典精緻的鑼槌中釋放出來，微激的人聲溢出廊外，迎藍湛湛的夜空。我立著和我的老師談話，驚訝而又汗顏，因為他仍沒忘記提醒我學寫小說。

那塞一袋書加一份未成型的夢，想摘星星的兩年零三個月已經流逝。從風聲中醒來，金急雨樹如雨繼續，許多精靈覆我，黃昏以無聲的柔黃覆琴蓋閣上後的嘆息。一長串不種植希望的日子裡，我仍到文化活動中心，在瀟灑的人影中啾一畫廊深深的靜，看我的老師揮寫「八月秋高風怒號」，而一切彷彿是風雨不動，如山的安然。

然後，杜子的沉潛不再吸引我，甚至那結在人境裡而無車馬喧的廬，也不再出現我夢裡，不再。

不種植希望的日子，我們只能喝無定向的風。許多日子確實過得紮實忙碌而又空洞、沮喪。每天帶一個筆記紙夾踏過文理學院的長廊，趕報告，趕飯，偶爾抱一疊書上圖書館。即使這一段很確定的歲月被踏盡，你又能抓住些甚麼？

坐在金急雨樹下的黃昏裡如坐歸舟上，卻不知哪裡是歸岸，夕陽已經從政府大廈的後面落下去，無人助我，我必須自涉。涉過這黃昏，今夜，我不去聽唱片，不再聽寂寞被修飾昇華，鏗鏘然迴響。

一捧金急雨樹如銀鈴飄墜的黃花如捧一口鉢，不願盛今夜未圓月的菊黃，我必須歸去。

落日追逐逐落日，假日一天天的溜走，不會再有新奇再有等待，我只想最後的一個假日也扔在藍藍的冷冷的月光中成燼。

而此際我必須歸去，遺落一口鉢空盛今夜未圓月的菊黃，你的夢遺落於此，今夜屬於另一群人的熱鬧，我必須歸去。涉過這黃昏，今夜，我不再聽鋼琴把靜寂敲得鏗鏘然響。

停了下來，改給報紙寫報屁股式的文章。不過他不死心，床頭永遠堆滿了文學名著，無形中，範文把鄭叔叔的文學夢悲劇作為一種命運在抗爭著。

大學畢業了，範文心中松了一口氣，帶有一些遺憾走出校園，當他步出校園，要登上公共汽車時，回頭望著校門時，突然發現，上大學的四年，他既沒有交到同窗好友，但也沒有寫出像樣的小說，心中一冷，渾身出冷汗，心想：難道我真成了鄭叔叔第二？

回到了新的工作單位，範文東翻西找，把一直帶到身邊的，在中學時寫的稿子找了出來，坐在未打開的行李上，就讀了起來。文字幼稚，但真情流露，範文重溫起當年的情景，不禁眼眶一紅。

上班的第一天，範文就去團委辦了退團手續，團委書記問：“要入黨嗎？”範文搖了搖頭。

從此下了班，範文就回到宿舍，開始延續他少年時的文學夢，不過他越寫，這夢就好像離他越遠，每當他坐在辦公室，聽同事在討論上漲的物價，什麼時候調薪水時，他總是神情恍惚，有點魂遊向外的感覺，這世界與他小說了的人物所處的世界相差太遠了。

範文時不時問自己：小說真情節是假的，還是他身處世界是假的，他也有時說不上來，小說是從他心裏掏出來的，好象從他血管中流出來的一樣，他總認為那一切都是真實的，反而是他身處的環境，他總感到他是局外人，倒像是假的。